

貳

世翁齋醫書 文九

壻歸安沈彥模子範

元和陸懋修九芝著

受業

羅山方連軫坤吾

子

潤庠鳳石

論王叔和傷寒序例

晉皇甫士安甲乙經自序云近代太醫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選論甚精唐甘伯宗名醫傳曰叔和性致沈靜博通經方精意診處宋成無已嚴器之並謂仲景傷寒論得顯用於世而不墮於地者叔和之力也林億謂仲景去今八百餘年惟叔

和能學之叔和一代名醫去古未遠其學當有所受前人之言叔和者如此則其序例一篇自晉迄宋絕無異議可知乃首發難者爲方中行則削而去之矣竊方說爲己說者爲喻嘉言又存而駁之矣兼襲方喻兩家而視叔和如江湖賣藥之流者爲程郊倩則甚至戟手謾罵矣序例之存亡大有關於傷寒論之興替諸家未見原文以爲傷寒論壞自叔和直謂黃岐一派至叔和而斬絕何叔和之爲千古罪人直如此其大乎徐靈胎曾爲之說曰不有叔和焉有此書亦思諸家所集果是仲景原本否耶論極和平而尙不知三家之意所以擠排叔和者實欲抹煞仲景且欲抹煞仲景撰用素問熱

病之義夫人病之初每由於寒及其旣病勢必成熱仲景傷寒論所以自有熱病而內經熱病論所以首言傷寒旣不知仲景之傷寒卽內經之熱病故轉以叔和之引來作證者爲非又不知仲景之有日數部厯引內經熱病論中語故轉將亦知此理之叔和竭力而詆毀之卽以叔和之不知有寒襯出仲景之不知有熱謂自晉以後之談醫者皆僞統遂謂叔和之序例爲僞例夫例則例矣何僞之有不過欲自以爲道統耳私心一起變幻無窮人人甘心於叔和勢必無禮於仲景直若盲左所述盜憎主人者噫異哉三家中喻之才最大其筆最利其私心亦最重所恐讀書未徧之人以三家之言

爲先人之見遂若叔和眞有應削應駁應受罵者不有人焉
起而正之叔和不幾爲三家所滅耶三家渝渝訛訛本無足
責可笑者以黃坤載之自命爲大醫旣不識傷寒論本兼熱
病又不思熱病論本說傷寒於其自著溫病名義特將內經
凡病傷寒而成溫者一句暗暗抽去以滅其迹莫謂後之覽
者無一明眼人也夫叔和之於傷寒猶二徐之於說文大徐
新附小徐繫傳亦多有被人指摘者然說文爲李陽冰所亂
賴二徐修治以傳而必曰二徐爲洨長之罪人鄭學至二徐
而斬絕試問治說文者其能首肯也夫

論叔和序例及平脈法辨脈法

千金翼卷第九第十旣爲傷寒論最前之本外臺祕要第二
卷又引諸論傷寒者八家自陰陽大論起至此則時行之氣
也止爲仲景原文林億等注謂巢氏病源陳延之小品孫思
邈千金方並同以下接王叔和曰逐日淺深以施方治迄於
發表以桂枝溫裏以四逆一段則叔和之言也此外又遞引
華元化輩六家之論合之仲景叔和爲首尾八家然則陰陽
大論至王叔和曰以上辨明時行非時行者不卽是仲景之
論而何不卽是叔和所采仲景舊論而何三家者目爲叔和
僞例以爲儘可痛詆卻不料其出於仲景者尙有病源小品
千金皆可取證外臺又引仲景日數并方二十一首林億先

於卷首桂枝湯下注曰出仲景日數部桂枝五味者是於承氣湯下注曰出仲景日數部大黃三味者是則此日數部所引素問熱病篇中語亦出自仲景而非叔和僞例更無可疑乃三家未見兩書或且佯爲不見而削之而較之而痛罵之尙非削仲景駁仲景罵仲景乎且不得謂其陽尊仲景矣余不爲仲景薈萃羣書而一正之誰復能知序例中言本多仲景之言哉而事更有奇焉者仲景傷寒論自序云并平脈辨證爲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蓋謂平其脈辨其證以成此十六卷之論非於論外別有平脈辨證兩篇故千金外臺亦無此兩篇也叔和則於序例之外更有平脈法辨脈法之作絕

不類仲景語此則並諸可與不可篇皆叔和所重集爲叔和
所自言喻氏欲取叔和辨脈法中清邪濁邪數語爲瘟疫發
端而又礙於此言之出自叔和卽其深惡痛絕之人乃作爲
仲景本有平辨二篇先從他處微微透露以便下筆時全無
扞格一若仲景於傷寒論外眞有平脈法又有辨脈法者豈
知仲景自序明言辨證本不是辨脈乎彼於序例則以仲景
之言派作叔和於此則又以叔和之言指爲仲景逞心而道
旁若無人豈有并千金外臺尙未之見而可謾罵古聖賢若
此其甚者乎嗟乎千金外臺非僻書也欲論仲景者應請先
購此兩書讀之

論叔和諸可與不可篇

千金外臺或竟爲三家所未見或見之而佯爲不見皆未可知至於叔和諸可與不可篇則嘉言見之郊倩亦見之矣乃郊倩於叔和自道其重集者明明見之而偏要說是仲景語謂仲景所以將汗吐下法分隸於春夏秋三時而獨不言冬者明乎傷寒非止冬令之病傷寒論非止爲冬令傷寒設夫其不止爲冬令傷寒設者謂其併春之溫夏之熱而皆在論中也叔和特於此下春夏秋三時數語叔和之工於發明仲景者何如余獨怪郊倩之於叔和固詆毀之不遺餘力恨不墜諸淵而又下石焉者而特於此抉出精義乃反爲叔和表

章亦若不遺餘力如此不轉幸其偏說是仲景之言而叔和之不可磨滅者乃因此而益顯乎叔和而有知也當亦啞然笑矣

論劉河間治溫全用仲景傷寒方

世謂仲景但知有傷寒至守真始知有溫病故疑仲景但用辛溫守真始用苦寒治傷寒則用仲景之桂麻治溫病則用守真之膏黃一若仲景方但有桂麻而膏黃則始於守真者其言悖甚然亦有所本也王安道源洞集傷寒者表有寒邪非辛溫不足以散之此仲景桂枝麻黃湯之所以必用也溫病熱病無寒在表非辛涼苦寒或酸苦之物不足以解之此

仲景桂枝麻黃湯所以不可用。而後人所製防風通聖散之類所以可用也。異哉安道其謂治寒用辛甘溫。治溫用辛涼苦寒酸苦者。下藥絕不少混。其說自可爲經。然於辛甘溫則曰仲景。而於辛寒酸苦則不曰仲景。必曰後人。是豈仲景之葛根非辛涼乎。仲景之芩也。連也。膏黃芍藥也。非寒涼酸苦乎。此眞余所謂但見論中有桂麻薑附。不見論中有芩連膏黃者。不意其卽始於安道也夫。其所指爲後人。而有防風通聖方者。非守眞乎。後人中惟守眞爲能用仲景法。所以守眞之升麻葛根湯。卽仲景之葛根也。三已效方。卽仲景之石膏也。三一承氣。卽仲景之大黃也。天水涼膈。卽仲景之瀉心猪也。

苓也。若人參石膏一方，更與仲景人參白虎異名同法。惟其欲明溫熱，所以暢論傷寒。不然者，河間六書，世皆知其舍寒而論溫矣。而何以論溫之書，莫不稱傷寒直格。傷寒醫鑒，傷寒標本。書中論溫，亦莫不曰傷寒煩躁。傷寒發狂。傷寒表裏俱熱。而凡所以治溫之方，皆從傷寒論脫化來耶？後人但說仲景有桂麻法。其能知仲景有膏黃法者，獨一守真耳。異哉！安道胡絕不見守真所用，無一非傷寒方耶？種種迷罔，總由誤會傷寒二字而起。而前人之本知溫熱是傷寒者，又不能逆料後人之不解而預防之。所以於前人之論傷寒，不知其亦兼論溫。於前人之論溫，又不知其本稱傷寒。無怪其看得

傷寒論中絕無一治溫之方矣。至守真醫鑒一冊，借刻於馬元素者，則因朱奉議活人書將寒熱二字釋作三陽是熱，三陰是寒。謂病一到三陰皆爲寒證，故特申仲景用寒之法，以闕翼中用溫之非。蓋守真固知仲景之能用溫亦能用寒也，而豈與仲景有異同哉？謂余不信，盍取河間書一讀之。

臨證指南暑病門楊姓案云：仲景傷寒先分六經，河間溫熱須究三焦。夫河間治法亦惟六經是言，而三焦兩字始終不見於六書。初不解指南之何以有是語，久之而悟指南於西昌之論，認作河間之論，溫約略記得河間之書，人皆說是異於仲景者，故卽不妨託之河間耳。觀此先分

須究等字。亦全不成句法。乃因託名大醫人盡耳食。遂開吳鞠通上焦之弊。置六經於不問。不知傷寒論六經提綱。本不獨爲傷寒設。廢傷寒論。則六經失傳。廢六經。則百病失傳。莫謂指南所言。無關大局也。

論喻嘉言溫證三篇

喻氏醫門法律頗爲後學可讀之書。卽疫論亦稱高絕。蓋以此二篇固是論瘟。不是論溫也。至其尙論後篇之論溫。欲以所定之三例。敵仲景之六經。此則純乎私心。不可爲訓。嘉言以仲景爲詳於治寒。略於治溫。而又誤解內經冬不藏精。春必病溫。藏於精者春不病溫兩言。以謂寒病傷人者少。溫病

傷人者多適因治愈金鑑一病載之寓意草中此一病也卽其據以作溫證中篇爲一大例者而不自知其錯中錯也原其致錯之由乃以不識內經精字統指人身津液而言輒認作男女交媾陽施陰受之精如康成之解亦旣覩止遂謂腎精不藏由於勞腎生風卽內經勞風之證定屬少陰然後以仲景書中太陽病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爲溫病若發汗已身灼熱者名曰風溫風溫爲病脈陰陽俱浮自汗出身重多眠睡鼻息必鼾語言難出五十一字先截去太陽至溫病十四字而下句若發汗之若字則聯屬上文者也乃并此若字去之但引發汗下至語言難出三十六字以便減去三陽痕迹

將自汗各證一齊牽入少陰。絕不自顧其所引少陰病無非脈沈脈緊脈微欲絕厥逆無脈又脈陰陽俱緊句句與三陽證之陰陽俱浮者相反。且不顧陰病無發熱陰不得有汗兩層又不顧仲景尙有三陽合病兩條與此條諸證互相發明乃獨於金鑑案中祕不言脈以爲揜著之計無如藏頭則露尾顧此則失彼金鑑之病而果愈於麻辛則其脈必沈必見微細必不陰陽俱浮自是少陰之傷寒本無涉於陽明之溫熱而徒割裂補綴煞費心機演成溫證三篇欲人於春夏秋之溫病盡用麻辛附之溫藥先從別處說仲景治溫凡用表藥皆用桂枝夫曰凡用曰皆用則仲景之於溫病必用桂枝

而且用不一用矣。不過欲便私圖，直可指鹿爲馬。居心之險詐，未有甚於此人者。謂爲誤解內經，尙是曲恕之辭耳。試觀千金方溫風之證，脈陰陽俱浮，汗出體重，其息必喘，其形狀不仁。嘿嘿但欲寐一段，千金之所謂溫風，非卽仲景此條之風溫乎？千金用石膏三兩，設使嘉言見之，亦必曰：一一皆顯少陰經證，而不用石膏，且用薑附矣。再觀千金所載府藏溫病，共有六方，皆用石膏，則雖腎藏有溫，亦以石膏爲治，蓋以溫病之少陰，固從火化爲熱，非從水化爲寒也。陳延之小品亦以萎蕤湯之石膏治冬溫，是皆可取以證嘉言溫病用溫藥之謬，而溫病之必用石膏者，亦可信矣。